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九

庶官 宋六之十四

周淙

莫濛

張孝祥

王阮

王質

陳居仁

父育丁卓

李椿

危稹

弟和

劉頴

李檠

陳咸

劉甲

楊輔

湯璠

宋德之

薛叔似

沈作賓

徐邦憲

商飛卿

方信孺

范應鈴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父需起家進士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

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建康通判紹興三十年金亮

傾國犯邊命淙守滁陽未赴徙濠梁時淮楚屢經殘蹂民多流

亡淙極力招撫按堵如故民置砦自衛者爲立約束結保伍賴

以全活不可勝計孝宗時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  
扶老携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  
盧人懷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深加欽歎約有惡相與  
俱死入朝悉陳其狀上嘉之進直徽猷閣又以軍帥楊會宣諭  
錢端禮薦進直顯謨閣時方勸民植桑柘開屯田御札屢下專  
以屬淙淙奉行益力進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  
府條上禁止十五事言自古風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  
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不知革上嘉納降詔獎諭賜金帶駐蹕  
既久居民日增河流淤隘舟楫病之疏請開浚工畢除祕閣脩  
撰又進右文殿奉江州太平祠以歸起除敷文閣待制知寧國  
府移守婺州奉祠告老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  
縣男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舉明法利官至

事市舶張子華賄秦禧鄭時中事敗命濛往鞠卒正其罪還遷  
寺正吏部火連坐數百人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爲耳  
目以縱跡之遂得其實黃州倖擒五十餘盜訊日咸稱冤濛令  
悉去桎梏引至庭備詢竊發之由聞敵之所遠近日果皆牴牾  
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倖坐免官由是知名上語輔臣俾理  
金穀特除戶部員外郎措置浙西江淮沙田廬場多方括責言  
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謀  
知金人渝盟慮乏戰艦力爲辦集敵犯境民賴以全除淮南轉  
運判官會迫軍興以濛之官巡綏坐罷宜諭使汪澈薦復湖北  
運判未幾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規度脩城分  
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澈賓隨之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

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勅令官權知臨安府假工部尚書爲金賀正使還除臨安少尹歷刑工二部侍郎以盲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少聰慧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六十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策問師友淵源秦垓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否考官湯思退定垓爲首孝祥冠次之高宗讀垓策皆檜語而孝祥詞翰俱美擢第一曹詒請婚不答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秦檜素憾胡寅而孝祥父祁雅與寅厚檜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獄會檜死魏良臣密奏得釋遂以孝祥爲祕書正字初對首請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諸官吏希意文致觀望及有司鍛鍊成罪者乞卽改正又言檜作時政記亦如王安石日錄專用已意乞取

已脩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詔皆從之遷校書郎均  
生太廟孝祥獻文以大本未立爲言且言芝生仁英二宗之室  
天意可見乞早定大計尋遷禮部員外郎權起居舍人思退素  
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館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及澈爲中丞  
劾孝祥姦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起知撫州年  
未三十蒞事精確老於州縣者所不及孝宗卽位復集英殿脩  
撰知平江府遇事繁劇剖決無滯屬金海大姓誨盜爲姦利孝  
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大饑迄賴以濟張浚自蜀還  
薦之召赴行在孝祥故出思退之門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入對  
面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自靖康以來惟和  
戰兩言遺禍無窮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  
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除中書舍人尋學

士院兼督府叅贊軍事領建康留守以言改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會金再犯邊孝祥言金人之意不過要盟坐落職復以集賢殿脩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績言者劾罷之又起知潭州政事簡易而能濟之以威在任無事復待制徙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築守金隄置萬盈倉以儲諸漕所運有病請祠上惜其用未盡進願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三十八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議者惜其出入浚與思退之門兩持和戰之說卒無定論以是少之

王阮字南卿父彥博靖康勤王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自稱將種辭辨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張栻栻令往見朱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進士廷試對策大畧謂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昔上皇遷養時晦

駐蹕臨安已三十年今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尙不知  
東南王氣攸鐘而惟安常習故是猶富人匣金以守臣恐半夜  
之或失也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爲人傑調都昌主簿有  
廉聲移永州教授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种世衡射  
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任金不敢犯改知撫  
州韓侂胄聞其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阮不荅私語所親曰  
吾聞公卿當擇士士亦當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  
世笑今政自韓氏吾肯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  
予祠阮遂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  
與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文如讀鄉道元水經名川支流  
貫穿周匝無有間斷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著論五十篇

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登進士應宣諭汪澈都督張浚辟  
爲屬未幾除太學正上疏孝宗言論相不定戰守不一自陛下  
卽位以來慨然奮起欲乘時有爲在廷陳康伯葉義問汪澈皆  
不滿陛下意相繼罷逐獨康伯徘徊於進退之間乃決意用史  
浩未幾浩罷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今獨任湯思退且數  
月矣臣度其終亦且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在上  
之志爲之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  
戰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旣困而思退復持陛下以和不知陛  
下亦嘗深察此三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述  
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  
何至分而不合由陛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金弱且亡而  
吾兵甚振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

來卽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吾不可進。金不可入。又蹇然有  
指鴻溝之意。若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  
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譏質年少好異論。起罷去。虞允文宣撫  
川陝。辟與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  
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敷令所副定官。遷樞密院編脩。  
允文當國。極知質鯁亮不同。且文學推重於時。將除右正言。爲  
中貴用事者所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  
意祿仕。卒。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人。父齊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齊爲汾州  
教授。佐守臣張克戡。得金人後知惠州。單馬造曾袞壘。臂曉降  
之入。爲監察御史。鄞僧三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齊力言多  
殺非聖世事。苟從者。悉寬宥之。終太府少卿。居仁以蔭授鉛山  
弘簡錄

尉登進士移永豐令入監行在瞻軍酒庫與范成大同充高宗  
聖政檢討官俄辟魏杞幕下轉承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虞  
允文召與論兵言有定力乃可以立事徒爲大言終必無成雖  
幸成亦旋敗允文敬服之徒宗正簿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孝  
宗不懌謂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養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  
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  
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歷遷祕書丞又論陛下獎進武臣得  
文武並用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  
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薦李燾莫濟明習典故  
數日召之請外知徽州政事爲天下第一常言天子節經費以  
惠貧瘡恨更不能推廣聖德乃植二表于庭有輪納中度而遭  
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輸稅者恆褰簾以歸

鄴州有訟多乞就決秩滿邦人挽留除戶部右曹郎官歷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入對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申加戒飭有以徹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也時歸正人趨于優渥而遇戰士反輕居仁奏此曹出萬死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然之會大閱白石命衣糧全給三軍懽呼忭舞以旱求言居仁疏奏乞命公卿務行寬大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又言今之恩惠大率不及小民名為寬恤實以惠頑民名為赦有罪實以逞姦先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下放四等戶一半從之假吏部尙書使金遷遷起居郎兼詳定敕令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駁無所避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從之上言君人之道貴在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固精神勿親細故

而忽遠餼事末節而忘大體詰旦下詔令清中書之務俄權直  
學士院時以乏人嘗獨當內外制不見其難久之以集英殿脩  
撰出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進煥章閣  
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粟平價弛逋負代輸畸零蘭稅奸民告  
糴殺人會赦免居仁恐復出爲惡竟誅之推官柳某死貧不得  
歸衣食其子擇師教之移鎮江歲旱遣糴荆楚轉錙錢十四萬  
給兵食悉心區畫存活以數萬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部分  
牙兵遮擊噍聚餓民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再進華文  
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  
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立祠祀  
之嘗親視按牘有誣枉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退而疏其冤  
狀帝語宰相居仁精審尙復何疑人才如此何久爲郎耶然不

肯事權貴父嘗與秦檜善檜相居仁終不自通魏杞柄國食貧  
需次未嘗求進有奏議制葉詩文行世 子卓字立道登紹熙  
進士歷官知江州移寧國府召爲知制誥嘗草李全被爵制淮  
人流涕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官至簽書樞密院事丐祠  
還里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六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  
金築世綸堂沒不能葬丞相吳潛貽書制使以助諡清敏

李椿字壽翁洛州永平人父升進士靖康之難升翼其父與長  
子俱死椿年十五募殯佛寺深窺而詳識之奉繼母南走備嘗  
艱苦竭力致養不得專力於學年三十始學以父蔭補迪功郎  
歷官寧國軍推官吏才強敏爲人所稱辟張浚制司準備差遣  
浚常以自隨往來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虛實軍情相視山水  
險要周密精審椿助爲多浚嘗嘆實才之難椿對曰不可厚

誣天下無人惟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庶其肯來耳隆興元年奏  
言復讐伐敵天下大議今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况藩籬不固備  
備不豐將多非才兵冗未練議論不定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  
而師出果無功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爲亟勸之去明年浚  
出視師復申前說言小人之黨已勝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  
浚心是之猶豫未決未幾果罷召監登聞鼓院在朝遇事敢言  
權倖不便求通判廉州以歸改知鄂州請行墾田復戶數千曠  
土大闢移廣西提刑釋疑獄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仕者  
母市南物復移湖北漕司歲侵不過糴米價自減每行部必前  
期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列爲籍名除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  
孝宗是其說改之轉樞密檢詳移左司南丹州真曾表求市馬  
宜州因簽書張說以間椿謂邕遠宜近當時遷之豈無意哉今

莫氏方橫奈何道之以中國地里之近說怒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奏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嘆曰大農見來僅支二三月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一年之蓄兼知臨安轉對言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順而事陛下者執政不悅出知婺州久之入爲吏部侍郎極言開寺之盛舉靖康明受鑒戒乞嚴禁朝臣與兵將官交遇上爲感額因納疏袖中而入以病請祠賜尙方珍劑除集英殿脩撰知寧國改太平旣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將練習緩急列艦上可以援東關滿須下可以應采石未幾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念湖南兵寇之餘椿重厚可倚命以顯謨閣待

制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爲便歲旱發廩勸糴獨租發糴活數萬人議者言新置飛虎軍非便椿謂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徭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一日無軍在馭之而已未滿歲告歸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生平巖然有守存心每主於厚惡佛老邪說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著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人並難之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舉進士洪邁得其文爲之賞激擢第孝宗易今名調南康教授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獎偕遊廬山相與唱酬父喪服免調臨安府教授倪思薦之母憂復起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諭太學博士諸王官教授上言官雖以教名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

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論建教養之規遷祕書郎兼  
皇帝吳益王府教授遷屯田員外入對首論叙復軍功之賞以  
立大信收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  
防厚賞以精間諜大諭和戰守利害而請額意于守是歲春至  
夏不雨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苦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  
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于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  
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務以安靖憂國者恆欲振  
厲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  
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  
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奏報不  
述無以趨事機賞罰不果無以作士氣朝議蹙之坐賦詩送柴  
中行去國廷宰相山知湖州復以通書徐僑論罷提舉千秋鴻

禮觀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親棲寄僧舍積爲管義塚二約期  
責限官爲葬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刻石以識作龍江書院於溪  
山勝處據臨漳臺既成橫經自講以款動其人益令向學劾去  
縣令以賄聞者籍其財還之于民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悉疏罷  
之常平使言其事不辯請歸久之提舉崇禎觀與鄉里耆艾七  
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稷性至孝父疾顧損已算益親年父  
果愈真德秀嘗舉代已沒又爲銘其墓所著有與齋集諸經講  
義集解漢魏晉唐詩文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曰葉山 弟和  
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開祠宇祀程顥真德秀  
爲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著蟾塘文集行世

劉頴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登進士調溧陽簿會索民租未入者  
頴以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蜀逋賦留守張浚喜之卽行奏

免由是知名遣其子栻與游擢全州教授遷知鉛山外艱再知常熟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自負材能盛氣以臨僚吏頴約以中道佐多爲之屈陳峒反藉頴計策擒賊上功名監進奏院進太常寺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遺澁水湖以泄吳松江水禁民侵築咸賴其利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繁不應繫者縱遣之尋被劾罷除江西運判德化縣民逃徙田租無出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有願耕者第減之上供不歎而逃田盡復陞直祕閣淮東運副大水敗楚州城軍帥劉超欲移築頴言城雖圯尚可脩築何忍損民百萬緡爲一人幸賞之地奏入從之轉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舊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來無知此弊者頴究覈得之以所實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還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白爲隱利頗

肅除其後稍虧反作以大軍錢邀羅江淮如負販狀大失王人  
之體頴奏罷之內府歲輸限迫每移供軍錢以應頴爲蒐吏弊  
汰冗員分月紉解那移之患迭息尋除宗正少卿累遷華文閣  
待知泉州嘉定改元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  
學士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  
獻頴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  
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  
疎近倖易昵寧宗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頴奏元祐崇悅之事可  
鑒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其言皆切中時病後徙麾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笑曰從吾好也與韓侂冑有舊恐其挽已  
輒謝絕之每語趙汝愚曰寄謝余叅政幸善待朝廷人才後端  
禮繼汝愚爲相善類多所全作登頴之助也

李繁字清叔崇慶普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使出義倉以振擢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管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言劒外和糴獨多民所以饑繁奏免之民大悅俄除倉部員外升郎中總領四州財賦軍馬錢糧淳熙三年廷臣又言四川諸州歲市軍糧名爲和糴實類科糴詔與制使范成大相度以聞繁奏所糴六十萬石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貴賤隨時不使虧價出納公平勿務取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訖如其議遠邇謹趨民旣樂與官爲市始知有生之樂會關外麥熟倍於常年歲又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力農畝梁洋間繪像祠之成大驛疏以聞詔答曰免和糴一年所致和氣若此

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摺繫守太府少卿在職三年前後奏疏  
十有三上利民十一事降詔難問者八成大名見上又問糴事  
可久行否奏言李繫以身任此臣敢以身保繫孝宗大悅繫又  
欲奏蜀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方當向用適有疾卒上甚  
悼之詔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恩澤前此所未有也生平講學臨  
政皆有源委初宰眉山校成都漕試發策以武宣之明不能銷  
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  
唐室鮮不山此吳挺以爲怨後乃謬奏軍食濫惡繫絀其樣以  
進遂不問踰三十年曦叛安丙服其先見每語人曰吾等焦頭  
爛額耳孰有知微識遠如李公者乎所著書十八種爲桃溪集  
一百卷

陳咸字逢儒臺諫升卿子出後叔父巨卿登淳熙進士調內江

尉吏受賄賦民不均咸白部使下令聽民自陳委咸均之擢如  
南充運使安節辟主管文字歲早有司免下戶兩稅節恐虧漕  
計咸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  
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力爲裁  
損民病歲收激賞權輸絹錢自於節奏減其數擢知資州大脩  
學宮政以最聞久旱發粟以振明年兩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  
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  
遂決改知普州開禧用兵宣撫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  
首論蜀兵不可轉動勸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  
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猜嫌捐金帛募死士  
以明間探出虛指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  
松不能用副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吏不以關白咸憂之復說

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緩急爲用據險阨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又不能用遷利路運判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曦以咸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不往遂之利州方抵城僞都運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咸欲結主管文字王釜福艾二人誅景望旣而釜棄官歸謀逐沮語家子欽曰咸義當擊賊恨無兵權李道傳問計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必不爲蜀累也乃削髮破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於岸曦聞怒甚吳玠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救得免歸曦誅上表自劾丙與楊輔皆免其出宣諭使吳玠亦表其節詔進咸二秩咸以回贈所生父母丙尋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汰弱兵二萬餘奏嚴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權

截四路上供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皆不預焉勦外民久苦役丙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民憚行訴乞計直輸錢至十五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納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宜總二司增荆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忽淺導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謂無益咸曰敵至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名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諡勤節

劉甲字師文宰相摯之後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

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登淳熙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樞密院檢詳文字兼國史實錄院使金至燕山伴宴名犯仁廟嫌諱力辭宴日復辭宜仁后忌還除司農少卿改太常權工部侍郎同脩長尋以實談閣待制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因變時高係融遺趾分江流諸之以爲北海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又移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未至鎮吳曦反謀已露金人破大散關程松謀遁遠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申告恐于廟乞下兩宜撫司協力扞禦曦遣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背致之又遣弟旻邀相見甲援大義叱而去之募二兵持帛背遺叅政李壁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乞骸骨朝廷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職僭位韓侂冑猶不之信壁袖帛書進上覽之舉朝震駭二兵皆補官卽命總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

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以帛書賜甲名赴行在不允致仕舟行  
至重慶間已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起還任會安丙謀除  
楊巨源軍情叵測乃以密劄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鶴嶺關進  
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知  
有備引去侂冑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自  
楊輔名歸西邊諸事及人才可用者朝論多取決於甲間彭輅  
與丙不協乃以書問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爲過甚先是紹興  
中蜀軍無見檣柁爲科羅總領李紫以招羅懼不給又命勸羅  
其半自此始有其名後李昌圖總計奏令金梁守倅收羅而勸  
羅亦罷及是乞下總所照紫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  
利路東西爲一移知潼川與興元府兼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却博易鋪場  
弘簡錄

還利汚戎司復通吳氏所沒莊租悉付總計丙增多田稅命吏  
討論歲減不費邊民咸泣俄卒于官年七十三生平常謂吾無  
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夜必書之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  
宗詒諡清惠

楊輔字嗣勲遂寧人登甲科名試館職除祕書正字遷校書郎  
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奏蠲東西兩川畸零  
絹錢并激賞絹詔獎之歲以爲例升太府少卿密白二府及制  
置丘帝言武興帥吳挺疾病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統制李爽  
乃其腹心緩急不可任帝然之挺卒帝承制倣輔權帥事甫數  
月召守祕書監知江陵府試禮部侍郎知襄陽進顯謨閣待制  
知潼川召還除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兼本路安  
撫使知職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

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盲他  
事遣人以密書告職變事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  
上意輔能誅賊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  
事人皆望輔倡義自以不習武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  
職移輔知遂寧府遂以印授通判韓榘而去安丙勸巨源以輔  
有人望稠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職既誅丙起輔還成都改  
宣撫使懇辭奏臣衰病軟懦恐牽制敗事丙才力強濟賞罰明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言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今日之  
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朝命名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未  
宜遽去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踰年再召爲兵部尚書兼侍  
讀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改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湯瑋字君保瀏陽人登淳熙進士調德安教授轉三省樞密架閣遷國子博士疏言朱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顛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聞其有過咎之著設聽其去必駭物情宜追名還仍授講職不報瑋負節槩以直聲聞于時與韓侂冑陳自強不合故進言者屢中傷之罷歸未幾陞禮部郎官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乃轉駕部出知常州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生平奉祠間居之日多爲辭務持大體不爲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人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本乎八卦皆以動物爲象奇

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密院編脩。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內北門。鵠尾災延及三省六部。德之應詔。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賊隱伏。火失其性。則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則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時至切之患。韓侂冑將萌兵釁。德之又奏。今敵人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吳曦仍帥西蜀。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奕在兩淮。以自遺患。晉叛將唐瑋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曦果變。德之託足疾以避事。蜀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安丙奏其遲慢。降一官。改潼川路運判。歷湖南。北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會史彌遠疑丙首以問之。德之曰。微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而疑之。是以私嫌廢公議也。彌遠以爲忤。遂罷丙。深感德。且自愧。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因請與結繻。不

許時論益稱之。尋起知眉州以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祖耕官宣教郎性剛介因亂棄官去莫知所之後從父廉聞臨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因適越求之則已入四明德之渡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山後有爛平山三居士居之其一宋宣教也亟躋攀而至惟見丹竈藥爐乃置祠其上而歸

薛叔似字象先河東人徙永嘉入太學爲國子錄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象數之學召對論祖宗立國之初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始增賦稅民困滋甚孝宗嘉其說與應孟明同記姓名一日語曰朕在宮中有如一僧對曰此非所敢望於陛下爲人君者要當使功業超卓華夏乂安今旣不能如祖宗之舊正使海內富庶不過東南之文景法度脩明亦爲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豈可牽於無事

苟安之說上默然還太常博士密院編脩特擢左補闕奏言金主昀孫景代立朝廷規模果定當乘五單于爭立之機如其不然不可妄動恐反成強敵迭起之勢屬光宗受禪復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今使者入界名稱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此謀國者畏敵太過之故改除將作監累遷秘書監權戶部侍郎宰相周必大以天文屬度少差豫圖銷弭命叔似提舉太史局未幾兼樞密都承旨劉德秀疏罷奉祠起知贛州移隆興廬州召除內宮觀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同脩國史兼叅議國用司請除兩浙民身丁錢詔從之試吏部侍郎充京湖宣諭使迎合侂冑開邊拜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改宣撫使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

卒守三關金果大入諫駐漢陽爲江左節制時宣司兵戍襄陽  
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御  
史王益祥論其委任失常奪職罷祠侂冑誅諫官葉時再論降  
兩官居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生  
平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有文彙二十卷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永平鐵冶所建屬  
劔刀稱上意連進兩資復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  
爲太理評事出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密遇僚吏嚴作賓每從容  
裨贊濟之以寬秩滿知台州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  
更酒政決滯獄盡除前政不便者邦人大悅前守嫉之中以事  
罷去民請留不遂爲立碑紀之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刑  
部郎慶元間累遷直龍圖閣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

格不如期楚州招武鋒軍三千五百餘人主將望輕郡守不爲  
禮訓練不盡其能願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上  
于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族居越公行私釀作賓逮捕其  
奴竄之論紹興和買事語在食貨志尋除兩浙運副疏論損宮  
司主者妄費歲撥經總制錢四萬緡并艘未弊加之塗飭墻壁  
俱存從而剝易祇爲驚駭神靈非所以彰聖孝也脩奉者不樂  
俄權工部侍郎奏請脩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刪  
脩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罷歸起知  
鎮江府除集英殿脩撰改寧國以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入爲戶  
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又改龍圖  
閣待制知平江府節制許浦水軍使臣乃故海盜作賓使招其  
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強勇千人並將以統之號義士復募

郡城內外惡少千人號壯士衣糧械器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鬥過之海道籍以無警市井不譁尋爲督府叅謀陳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易江閩新軍以備不虞朝廷難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寶爲考進負坭吏姦固三月卽有半年之儲復權工部尚書充館伴使母憂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陞興奏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有砦曰秀洲北鄉蓮塘并末新縣之勝鄉砦宜就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爲庸軍在郡樽節錢二十餘萬緡以半歸帥司稿師半隸本府改煥章閣學士奉玉隆萬壽宮祠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遷祕書郎首言侂冑開釁禍國丐外知處州再歲召還疏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舉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侂冑惡聞其言醵秋罷祠再復官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冑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名對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埋今天下敗壞盡矣累除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以贊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七諡文肅商飛卿字翬仲臨海人登進士官無爲軍教授累遷工部郎官入京踰月不附侂冑即丐去提舉福建常平茶鹽提舉監察御史復以言事廷侂冑請外以祕閣脩撰爲荆湖南路運判進司農

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能以身率下特爲儉約凡宴飲餽遺悉罷省之又以時歛散糧餉稍裕開禧中擢戶部侍郎時將舉師問以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支屬有旨俾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追以憂卒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人少有倚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咸器之以父崧蔭補番岢尉轉蕭山丞朝廷悔侂冑啓戮金亦厭兵遣使往來報書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國信所叅謀官持督府張巖書通問于金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要以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犒軍四還歸正人五縛送首謀信孺曰反俘歸幣可從縛送首謀古無是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荅曰將命出國門已置生死度外

矣。至汴見左丞相完顏宗浩語曰。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因太母故暫屈。今日可目爲故事乎。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辯對再三。不少訕。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復求和。何故。信孺曰。前日興兵。爲社稷復讐。今日求和。爲生靈屈已。宗浩不復詰。授以報書。遣還。詔侍從。盛陳議所以復從其三事。還俘并罪首謀。增歲幣五萬。再令往報。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詞增幣已爲早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北朝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若勝于符離橋。我亦捷于鳳凰山。我國宿壽不能下。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聽。不過再交兵。勝負恐未可知耳。時已誅曦。金人氣頗索。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稱藩

不得當改叔爲伯。歲幣外別加犒師信孺仍固執不許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使。奉國書誓草及通謝緡錢百萬抵汴。宗浩遽變前說。怒其不曲折。建白卽持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且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須別出事。目信孺不爲動。徐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旣得此。復求彼。吾有限首而已。矧留於此。與辱命同。不若先就戮。不聽。遣還。初信孺語侂冑。金人設問。首謀何以荅之。侂冑爲之矍然。及是還言。敵所欲五事。獨諱其末。不敢言侂冑。再三問。應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羈管臨江軍。年纔三十。歸營。居室燬。寶自放於詩酒。已而王柟定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歸奏。信孺自春抵秋。三使往返。以口舌折辯。強敵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得自便。起知鄣。

州累遷淮東運判兼提刑知真州性豪爽揮金如糞所至賓客皆滿知真州時卽北山置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兵薄儀真守將決水圜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內附上言衆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不聽久之貴用困竭賓客益落乃死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稍長厲志于學周必大嘉賞其文登開禧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喜亂者屢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擒治之奏弛八鄉民租言於轉運使曰某非徒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有不肖之心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使色動訖得請民大感悅邑大姓與轉運有連家僮恣橫應鈴笞而繫之坐調衡州

錄事總領聞其名辟爲屬改知崇仁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皆簿成卽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開借貸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厚俗諄如也遷通判撫州內艱服除改蘄州差知吉州時峒寇爲亂吉凡八邑七被殘燬且當舟車之會屯大軍六萬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卽奉親以行首以練兵食爲務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或勸以權酷與利謝曰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豈可誘之喇其羸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略檄攝其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搗其巢誅爲首者七八鄉以安定頓飯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密遣謀捕之邵

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間居六年，起提點廣西刑獄。既至，多所平反，丁錢盡，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模，欲變累年上旣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避之。由浙東提刑改直祕閣，提舉江西常平，併詭寄三萬戶風采，凜然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尙左郎官。召見，奏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轉移於宮庭嬪御，恐後時移事改，束手無策。」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九江豫章江右貧民終歲食淡，應命力陳商民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運判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衆千餘，執縣令殺王官，招捕逾年不至，卽調飛虎等軍會討之。

應鈴親臨督師號令明信士卒鼓勇禽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曾從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寶章閣至大理少卿以病再請告不允一日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生平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肅入言論如平時之傑退愴然而逝應鈴不以得失利害動心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滯獄繩姦吏不少貸然未嘗沒其貲嘗曰彼之貲以悖入我從而悖出之可乎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其門爲不善輒相戒曰無使范公間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對越集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十五

汪綱

王寔

余玠

向士璧

冷應激

杜杲

子庶

王登

楊拔

胡頴

兄顯

王邁

史彌鞏

黃管

楊大異

趙逢龍

孫子秀

李曾伯

陳壇

羅必先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曾祖勃簽書樞密院父義和侍御史主管  
仁神觀祠初以祖蔭入官役中湖南漕試調鎮江司戶叅軍馬  
大同領鎮強毅自任綱言諭獨不詭隨別議慰銅寶洩於外欲  
行兩淮鐵錢於沿江邊而而私鑄盛行錢輕物重綱言若官不

求餘美重禁以戢私鑄則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耶大同  
 悟擢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蜚與居綱一遇以恩信歲  
 饑旁邑惡少千餘入境疆貸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爲援砦盤踞  
 萬山間前令未嘗涉其境綱親造之蠻不虞其至相率出迎綱  
 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罪杖其首惡八  
 人發粟振糴民賴以安桂陽歲貢銀平陽當三分之二綱謂故  
 時銀礦全發可以應命今地寶已竭力請蠲免從之改知弋陽  
 父喪服除知蘭溪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言勸分所以  
 助義倉若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糴本始得  
 循環迭濟又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使餓者得食其力全  
 活甚衆郡守張抑列爲荒政之冠繼知太平罹內艱擢監行在  
 左藏西庫議當遣幣于金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

襲位綱言當止之境上論以爾前主所增歲幣今既易代當復  
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其正旦生辰之使可遲歲月吾得以  
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  
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寔之擢提轄東西庫幹  
辦諸司審計司選知高郵軍陸離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  
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  
能踴獨西南一路直拒天長無險可守去城六十里隨宜經畫  
或浚溝塹或設伏兵以扼其衝若慮湖可以通淮當招水卒五  
千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上是之興化民田濱海昔人築堰  
以障易鹵置石函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至亟爲增修部  
使者聞于朝增秩提舉淮東常平綱上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  
潤之積不可少淮米越江有禁乃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之意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便淮西之民京東糴五十萬以便淮東之民平江積米久而紅腐宜取餉輦下諸軍江上歲運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以備禦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川之戰關使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若主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犂券給以助州郡衣糴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閫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買墾荒土置營田糾下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曷若勸民盡

耕開田明治堰塞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則晁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淮東煮  
鹽之利歲久敝滋綱悉爲挾搯凡虛額無實旣爲出內飛走移  
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百餘萬尚贏三十萬爲椿  
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新竈五十所諸場一視乾道舊額課官  
吏殿最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  
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增歸附月糧真楚諸州又新招弩手皆  
仰給總所諸州漕運不以時至綱爲核名實督稽慢區盡處分  
餉賴以不乏累遷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  
開蕭山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創江口庫使外淤弗入內  
水不出仍堯其塗以達于城闕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濶爲豪勢  
私占水不得洩旱不得溉綱疏請於朝力清隱占湖川始復又

言越郡控臨海道拱衛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又手創  
營增甲成勢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理宗進石文集英  
二殿修撰寶謨閣待制凡佩四印文牘山積而能操約御煩治  
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寶慶  
三年大水發粟蠲租奏罷經總制稟名虛額困弊頓蘇入見言  
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愉情退縮奔競  
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尋權戶部侍郎致仕卒越人相  
率慟哭生平刻意問學博通經史至兵農醫卜陰陽休曆諸書  
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  
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勉齋集左  
帑志沒存錄

王筵字定叟東陽人大父豪以誅方臘功補官筵少有奇氣嘉

定四年試武舉中絕倫異等喬行簡喜曰爲朝廷得一將才矣  
授承節郎爲懷帥鍾興嗣隨軍都錢糧官尋守禦黃州制置使  
李璿辟致幕下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實緣  
冒濫防守江而全賴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爲聲援耳今羸病  
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專  
心守禦又言安立部伍法平居則稽其虛籍冒請之敝糾其竄  
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稽其併力向敵之志作其逃陣不進之心  
蓋用兵不視人數之多寡而視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  
矣理宗卽位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值潘甫事方定因綏  
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亂勝出戍揚州屬  
官多憚從行寔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楊子橋聞賊兵  
在南門竟赴之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

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節制黃甫後  
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  
犄角之助。薦試開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  
會。顧今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  
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  
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產。獄訟類  
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  
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迂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  
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於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  
敵開邊。以肉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  
輕進恢復之說。以爲得乘機會哉。凡臣之所陳者。乞播告中外。  
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舉。諸道竝進。臣力

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陞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特轉橫班諸使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朝議以霆移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霆日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於謝令橋光人以安督府魏了翁致書慰安以耕錢十萬勞其軍求去除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固辭丞相鄭清之制使史嵩之皆以書留霆霆不從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再授閭門舍人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亦不赴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遊擊軍副都統制諭遊擊軍十事不報奉崇禧觀祠起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爲盜霆殲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諸軍畢行霆言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殤其根本是外兵未至

而內兵先慘烈也。雖大興時，迂而境內獨安。說者益衆，復奉雲臺觀祠，賈似道欲移之齊安，寔謂防秋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克沿江制置司計議官，撰沿江邊誌一編以獻。制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壽昌軍，改廵州，建學舍，祠忠臣，貽書丞相杜範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廵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淞陽，置于宣化，不報。卒生平處宗族有恩，其父析業，獨以讓其兄，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世。余玠字義夫，廵州人。父子才見李全傳玠家貧落魄，喜功名，好大言，嘗爲白鹿洞諸生，毆茶肆翁死，脫身走襄淮，作長短句，謁制使趙葵，葵壯之，留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克制司參議。

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率舟師渡淮入河抵汴與元兵戰於  
卯城河陰所向有功進三秩歷遷華文閣待制節制昭信軍賜  
金帶淳祐元年提兵解安豐圍拜大理少卿知潭州累淮東制  
置副使進對欲使國人上下所行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乎天  
人感格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爲蠻  
人斥爲哈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帝曰卿  
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真拜兵部侍郎徹猷閣學士  
四川宣諭使給金字符黃榜各十以備招撫玠作經理四圖深  
自許可願假十年當手挈全蜀以還于朝然後歸老臣之願也  
尋進龍圖閣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夔路轉  
運使蜀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九人或  
老情貪庸而不久或慘酷繆戾遙領而不專或開隙而無成績

東西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  
守宰。政事日壞。自玠之入。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乃大更弊  
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下令當如諸  
葛集衆思廣。忠益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  
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有功。榮傑之士  
趣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  
可用。隨其才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以謝。時播州冉氏兄璉。弟  
璞。自言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辟召皆不應。及是聞玠賢。相  
謂曰。是可與語者。詣府上謁。玠素聞其名。引入。分廷抗禮。賓館  
之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爲設宴。酒酣。坐客紛然競  
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然。玠曰。是觀我  
所以待之何如耳。明日開別館以處。且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

目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郭之形。起卽沒去。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語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以少裨。非敢同衆人也。爲西蜀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今豈敢掠美歸已。當問於朝。請不次官之。詔進玠端明殿學士。除璉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務。悉以委之。命下一府皆喧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無預諸君事。祭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以山爲壘。若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因誅潰將以肅軍令。移金戈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

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諸城如臂使指氣勢連絡十年冬  
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皆收之利  
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桀不受節度所至劫掠  
毋得富家乃取金帛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甚飽月以弓弦  
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  
油蜀人苦之朝廷遠莫能詰且悉歛部將俸馬自入將戰則高  
價估之大帥處分少不賺意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及是迎  
玠于嘉定所部羸弱纔二百餘玠日久聞都統兵精今不稱所  
望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見者恐驚從人耳項之班聲如  
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列沙上之人彌  
望若林無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有  
差玠退謂人曰儒流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其握兵居外輕

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今視侍郎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縱捨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孰與吳氏今夔無吳氏之功而有職之逆心恃狃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欲誅之一夫力耳符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成已單騎而入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曉以帥指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併察其同惡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加玠資政殿恩例如執政統制姚世安常疑玠固已厚結丞相謝方叔子姪方叔倡言玠失利戎心恐旦夕有變會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乃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閉關不納密求玠短託方叔陳於帝前玠聞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

有名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帝輟朝贈五官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歷官大小三十六戰俱有勞効任都統張寶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千成都蜀既富寶奏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屈指近來開闢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所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卒至威名頓挫齋志以役二年侍御史吳燧等論其七罪詔削奪原職仍簿錄家財以犒軍贍邊六年復之子師忠以蔭入官歷大理寺丞徵所認錢三十萬削官停勅爲賈似道所殺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精悍尚氣自好登紹定進士通判

平江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以言罷起知高郵累遷至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紹慶六郡鎮撫使歷太府少卿大理卿寶祐六年北兵渡馬湖入蜀取資簡二州合州告急制使馬光祖命士儼赴援不待朝命進師數立奇功且捐家貲以供軍費帝嘉其志進秘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往援北兵夾江爲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宜撫賈似道進駐峽州檄士儼以軍事付呂文德士儼不從乃以計所浮橋秦提具官方畧未幾文德亦以提開士儼避峽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爲撫司參議再遷湖南制置副使元將兀良哈解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甚急士儼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上功賜金帶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似

道疾其功諷御史陳寅孫附鳳劾罷之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徵其妻妾其後元善改知吉水歸得狂疾嘗呼士璧時輔佑亦死謫所德祐元年以太府卿柳岳言詔復元官仍還恩數錄用子孫立廟潭州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登寶慶進士調廬陵簿以廉能著楊長儒識拔之轉靜江府司錄叅軍治獄平恕范應鈴薦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通經飭行者以勸歲饑下令收養棄孩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移通判道州入監行在樞貨務遷登聞檢院景定元年知德慶府前守縱豪吏漁獵激變峒獠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澂未及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祠禍爲福此一機

也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豫憾悟然惑於謀主不能自歸應激  
知其勢解卽屬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餘縱遣歸農極力摩撫  
愈爲簡便屬縣諉道阻租賦不至應激爲之期曰首輸者與減  
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廢稍軍券前  
守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欣附復奏罷抑配鹽法川楮券折  
銀緡等五事以紓民力經畧雷宜中歎服亟上其事薦可大用  
詔陞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効守令貪橫不法十  
餘人刈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叅政陳宗禮舉以代已經畧就  
除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馬步軍  
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叢劇應激分時理務不擾不劾毋以  
聞士行卜望之爲師治官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已物常曰方今  
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當世

自開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撓奪後卒于家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頴江西提刑杲以蔭授海門貢納鹽場福建提刑陳彭壽檄攝閩縣尉江淮制置李珣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兵圍城數重杲登陴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運朱在辟監崇明鎮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淮西制置會式中復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反所餉金幣安豐守告戍將將爲變帥欲致討杲謂必有所激請單騎從兩卒往呼其將諭曰而杲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卽日行一軍帖然改知六安定遠淮帥李衍舉爲所蒞州縣之最推知濠州制

使趙晉湘密訪謀復盱眙。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川其策。李全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杲計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主官告院遷淮西，運判詔問守禦策。惟果力諫出師，謂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資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未幾兵潰，衆服其先見。命知安豐軍元兵圍城，與大戰。明年又戰，擢將作監，御書慰勉。用李宗勉、徐榮叟薦，進太府卿。淮西制置安撫副使兼轉運使累以戰功加直學士。嘉熙二年九月，祭卒園廬州，力禦敗之，引歸。詔加兵部侍郎。淮西制置使淳祐元年，請老。權工部尚書奉祠。理宗起知太平州，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罷楊林堡，以其兵護溧陽淮民之寓沙上者，謁程頤祠，設張拭像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復與元兵戰于真州，進敷文閣學士。再

遷至吏部尚書杲隨資格務通其礙銓綜爲清又言梁成大得罪名教廢銅子孫無得銓試歷寶文閣學士致仕進龍圖閣卒贈開府生平淹貫多能爲文麗格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豎得力於四書爲多子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以恩補官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得其歡心遂協力捍禦辟淮西機宜文字廬州陷解命白事廟堂遷籍田令監呂文德薨斌軍與元兵戰朱皋白冢遷將作監簿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祠起赴淮東制司幕過闕遷將作監司農二丞差知和州辟辭言天時地利人和當審所尚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至則浚城濠增守

備修學宮治績甚多移真州歷淮東西提點刑獄兼廬州安撫副使進直秘閣人歡迎如見慈父就加刑部郎中主管安撫司公事兼知廬州與元兵戰于望仙白沙城收直華文閣閱慶初累遷至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嗷聚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首惡數人京師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終江西巡副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獻俘制司登自以書生不屈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登有法制使李會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功陞將作監丞丁母憂去及吳淵復至邊事甚亟因憶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拜家廟而行盡發其家牛犒師至軍淵亟呼諸將共議衆歡躍曰

景宋在此淵問汝輩欲出西門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時未有主者登忠川兵不一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與否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共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不用命制劄具在登不敢私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相見握手曰景宋一身俱膽惜相見晚也俾叅宜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辟克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以督襄陽戰功陞直秘閣咸聲日振有余思忠幾於光祖出登屯郢州符御史戴慶珂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尙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事

聞朝議以登功雖未成資志而歿特贈五官錄其一子他日拜  
中舟經漢陽有呼其名者三左右曰景朱聲也是夕亦暴卒  
楊揆字純父臨川人少能詞賦以薦入淮閬杜杲幕揆始習騎  
射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因  
跌不顧久而聞熟杜杲賞其風神曰它日不在我下治法征謀  
多吝之逾年安豐被兵揆慨然請行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制  
使孟珙辟于幕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從容諫曰斬  
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恐非其時且非其地珙大服既而費  
本傾錢數萬總領賈似道稽數貴償珙出白金六百爲拔償揆  
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怒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  
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心耶似道  
始寘之揆謝絕賓客復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

黃州數入幕尋以戰功調潭州節度推官逮得心疾趙葵爲京湖制置使檄與偕行王登廷於沙市劇談至夜分拔退曰王景宋才甚大惜欠沉細爾如拔副之何事不可爲但恐終以勇敗人以爲知言卒贈架閣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宋世業儒父璵娶趙方弟雍女生二子長曰顯拳勇絕人以材武入官方在襄陽每出師命顯與葵各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勁敵以功至檢校太尉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諸勇以其類已每加賞鑒成童卽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顯學弓馬母不許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常夜三鼓後令微服行諸營察衆志歸嚮全敗遣部所獲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復登進士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

徽帝父榮王府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語曰：「聞卿好殺，對曰：臣非嗜殺，不敢亂太祖之法，以負陛下。帝爲默然。」久之，移湖南提舉常平，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尋爲樞密都承旨，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者皆信奉，穎獨殺之，毀其寺，移節廣西，兼計度轉運使，知靜江府，請祠未幾，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博學，強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皆嘆其剛果。臨政善斷，不畏權禦，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以正直稱。

王邁字貫之，仙游人。登嘉定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內艱，調浙西安撫司幹官。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與高第邁，邁其終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誣邁在殿廡譁聲，湖南外睦宗院。

敬授真德秀守福州進劄忠以神郡政名試學士院對策論楮幣曰國貨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南北休息行楮幣止二千萬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惟核軍實窒邊費此挾楮幣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未嘗裁撙徒聞有括田榷鹽之議向使其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今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言今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問過對善之或傳史嵩之復用邁言嵩之姦儉刻薄天下共知朝廷論相不與天下共謀之借使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邁出疎遠見上空懸無隱上頗優容之言者劾其過當改通判漳州

禋祀雷雨適應詔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厚權臣而薄同  
氣爲欺天之著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  
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綱淪法斂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  
迭起陛下不足之思方用故事策免三公張頤在廷莫知所付  
乃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國柄必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  
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察官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  
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又劾邁妄論倫紀請坐以罪削  
二秩淳祐改元復通判吉州江萬里言邁其才可惜不名將有  
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祇除知邵武軍以亢旱應詔  
驛奏七事復以立濟王後爲先鄭清之名爲左司郎官直秘閣  
提點廣東刑獄力辭改侍右郎官予制卒贈司農少卿邁本以  
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李宗勉嘗論邁然邁獨許宗勉爲近

世賢相徐清叟與適有違言適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故世服其公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好學強記持論不阿入太學陞上舍

登嘉定十年進士辟李璡鄂閫從事昌戊卒失律請誅伯首

一人平心咸服改知深水首嚴庠序之教端平初入監都進奏

院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言天倫之變語載弘道錄出提點江東刑

獄遭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侵彌鞏釐戶爲甲乙丙丁戊以等

第振糴全活一百十四萬有奇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逮捕

法曹以不傷人論彌鞏曰持兵爲盜而以未傷貸之是滋盜也

推情重者侈數人一道以寧饒州兵藉溢數供億不繼請汰冗

兵令下營門大譟彌鞏呼諸校諭曰設有不當再許自陳敢譁

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召爲司封郎中以嵩之引嫌授直

華文閣知婺州句祠提舉崇禧觀卒年八十里居絕口不道時事真德秀嘗稱三十年不登宗袁之門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嚼然不汚如此五子官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官之俱進士官之子蒙卿咸淳進士調江陰教授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黃潛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潛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辨必無所疑然後止由太學登第爲瑞昌主簿監文思院除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爲詩諭之獠感悅莫敢違教轉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管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闕免逋負錢額鈞等遂以最聞遷主管官告院累大理寺卿軍器監丞歲餘三轉營獨憤時不樂間行西湖慨然嘆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品題今無復情況何耶句

外得知台州先勸導後禁令訟牒清簡郡以大治立濟糴倉抵  
當庫初安濟坊以若病囚葬民之棲寄暴露者葉適謂符條目  
建置憂民如家謝良佐子孫播越流落帶求之民間收而教之  
遷知袁州因哭從弟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避地醴陵  
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之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  
白鳥白兔之瑞事聞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之大異從  
胡宏受春秋在嘉定進士調衡陽簿有惡政轉龍泉尉適歲饑  
和糴米價頓增卽如價發糴民甚德之趙與憇大怒移安遠尉  
邑有峒寇擾民官兵捕討弗獲檄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自隨  
負告身肩輿入峒傳呼尉至賊露刃環立大異徐諭以禍福皆  
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乃留告身爲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

功累遷四川制置司叅議官北兵入成都從制使丁黼巷戰敗  
身被數鎗悶門遇難大異死而復甦其部曲負之以逃進朝奉  
郎宰石門縣就吟通判溧陽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  
擢登聞鼓院至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忤宰  
相意出知澧州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漕使二司時責常  
平逋負械繫追索奸蠹百出至卽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如期  
畢輸吏無所容其奸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書院以祀所至奸  
吏屏息冠盜絕迹凡可以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復建宣成書  
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  
十乞休除秘閣修撰大中大夫歸里第學者從之講肄諄諄相  
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理宗嘗  
稱其四川死節更生論事剴切有用之才也子楚霖筵見忠節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刻苦自修學問淹博登嘉定進士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坐公署事至卽而決遣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一以天理民瘼爲言民不忍欺有逋賦卽爲代輸尤究心荒政以美餘爲平糶本遷將作監至宗正少卿兼侍講凡道德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縷縷爲上開陳年八十八終性淳實寡嗜欲不好虛名歟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遊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痺陋欲市旁宅克拓之辭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愧哉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饑寒也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少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

采飛動登紹定進士調吳縣簿有妖人自稱水仙太保子秀按  
治之沉諸太湖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辟淮東總領所檄  
督宜興縣圃田租既還以水災告總領恚曰軍餉所關汝獨不  
爲身計乎子秀不顧力爭免之調滁州教授與人交久而益親  
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收知金壇嚴保伍釐  
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皆令自詣不煩逮繫不實者  
往往自返惟豪黠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有淮民流入振撫不遺  
樹廬括田拔其能者分而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  
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遷慶元通判主管浙  
東鹽事先是諸場鹽有附餘名五釐鹽提舉以爲正數子秀奏  
蠲之以紓民困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權知衢州盜起江山  
玉山間爲擇習熟土俗之人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令陳謙

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表於朝人心由是競勸甫七日擒  
四十八人以獻終其任賊不復動大水冒城郭子秀治橋梁修  
堰牖補城堡濬水源助葺民廬振以錢米奏蠲秋苗萬五千有  
奇復代納夏稅蠲公私一切逋負及埧溪沙壅之田民困復蘇  
孔氏裔孫自南渡後權寓衡學固循無定址子秀撤廢寺奏立  
孔氏家廟如闕里旣成釋菜以最遷太常宗正二丞金部郎官  
舊貴州郡以必不可辦之泛數吏緣爲奸子秀日夜討論給冊  
轉遞以均其輸運將作監兼右司與丁大全不合差知吉州提  
舉浙西常平屬大全盡奪亨民鹽本克美餘猶不足則估籍虛  
攤一路騷動亨民流亡子秀請還其本五十餘萬貫奏省華亭  
分司定衡量之法流徙復業遷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  
浮寓給餉不時死亡相繼爲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

撥上供贖之盜劫吳大椿前使諱其事誣大椿與元子熇爭財相劫追毀大椿官徙黥其臧獲子秀得其實悉平反之尋罷兼郡得專理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行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復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嚴勢家田無賦稅者勢未以爲厲已嗾言者論改浙西子秀與州縣約獄訟到限徑請庭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創循環總匣一日一遣公移總實於匣事無大小纖悉畢具安吉有婦人賂宗室子殺其夫二僕救之併殺以滅口反誣他人郡守捐賞捕之不獲子秀廉得之寔近稱爲神明以辭罷移之江東度宗進太常少卿兼右司郎官尋知臨安復改婺州卒

李曾伯字長孺單懷人後居嘉興歷通判濠州遷軍器監簿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遷累太府卿准東制置使

兼督府叅議官疏奏答天心重地勢協人謀三事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鑒不可不精戰士不可不恤淳祐初歷淮西制置使權兵部尚書六年正月朔日食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圖尙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以論罷九年起知靜江府歷知江陵兼湖廣總領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從之改廣南制置大使兼知靜江府築關隘練民兵峒丁申嚴防遏奏廣西荒田民懼不耕詔許復三年租役二年半徵守令勸墾多者賞之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諫議沈炎追論帥嶺南時閉城不能捍禦罷之起知慶元兼沿海制置使侍御史陳宗禮復論覈職德祐元年追復元官初與賈似道俱爲圖帥邊境之

事知無不言以似道嫉之不竟其用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知隆興慶元召爲右司郎官進右文殿修撰知平江侍郎趙必愿舉其最諂權工部侍郎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入奏願理宗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恬退者召之客悅者斥之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使四維既張則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矣未幾知婺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蠲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尋提領江淮茶鹽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又作浮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改廣州權吏兵戶三部尚書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提舉太平興國宮奉祠卒諡清毅塏屢領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甚多而樂薦士所著可齋齋藁二十卷

羅必先字亨父進賢人登嘉定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叅軍  
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會極以題金陵行宮龍屏廷史彌遠謫  
道州解吏道寤極必先爲釋其縛使達戍所真德秀入叅大政  
遣以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然活者十無二  
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李迥奪民荔枝園  
必先懲以法遇憾之後爲言官劾罷必先調知餘干縣福王府  
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擠陷必先無所撓汝愚蔽占四周民山亦  
爲直之言于州曰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  
通判贛州論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蠹國脈傷民命似道  
銜之改知汀州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  
魴爲患詔方士往治都人鼓扇成風必先上疏立止度宗卽位  
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嘗從危積包遜學

最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既死鄉人猶尊慕之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終

弘簡錄

卷一百七十

三

廣弘明錄卷十五